

大寒,冬季的第六个节气,也是全年第二十四个节气。节气始于立春,终于大寒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,树木添了一个年轮,大人小孩长了一岁,时光就这么滚滚向前,不留恋任何人,也不等待任何人。这就是“岁月不居”。清代诗人张维屏说,大自然的这种无情,恰恰就是有情:“造物无言却有情,每于寒尽觉春生。千红万紫安排著,只待新雷第一声。”

每个节气都分三候。大寒第一候,“鸡乳育也。”鸡这时候开始孵育小鸡。鸡,是最重要的家禽,鸡鸣是人间烟火的象征。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“莫笑农家腊酒浑,丰年留客足鸡豚”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”,鸡在中国文化中可以写一本大书。第二候,“征鸟厉疾。”鹰隼之类杀伐的猛禽,这时候捕杀猎物特别迅猛、凌厉。唐诗有“征鸟无返翼,归流不停川”之句,写离别难回之悲。第三候,“水泽腹坚。”就是湖泊里的水冻得很结实。结冰是从水面开始,此时冻到了深水处。宋代诗人梅尧臣写黄河:“谁当大雪天,走马坚冰上。”五十年前的的大别山区,池塘“坚冰三尺厚于墙”,我和小伙伴们开心地在水面上奔跑,总被大人呵斥,但好歹没有发生过溺水悲剧。现在的池塘上完全不能立足了,这

大寒,寒夜客来茶当酒

韩可胜

是气候变暖的显著标志。

大暑相对于小暑,大寒相对于小寒。“暑”是热,“寒”是冷。如果把节气画成一个圆,大暑与大寒、小暑与小寒,遥遥相对,互相呼应。“寒”字从造字上看,表示人在漏水的房屋之中,缺衣少被需要用草来遮盖身体。《水浒传》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有一段描写很贴切“寒”字:那草屋“四下里崩坏了,又被朔风吹撼,摇振得动”,虽然烧了一炉火,林冲仍然“觉得身上寒冷”。这种草屋才叫“寒舍”。眼下喜欢开口闭口说“寒舍”的人,大多非富即贵,多少有点矫情。

冬至时,太阳直射南回归线。冬至之后,太阳开始回归。但是北半球的热量入不敷出,气温继续下降,所以最冷的时刻不出现在冬至,出现在小寒大寒。大寒正值“三九”“四九”时节。“大寒小寒,冷成一团。”古人出门没有汽车,居家没有空调,皇帝也只能派人去抢“卖炭翁”的炭,一般人就更加没有好办法,所以对“寒”的感受比今人更深刻。

“寒”因此在诗词中经常出现,是一个高频词。有春寒,“漠漠轻寒上小楼,晓阴无赖似穷秋”;有夏寒,

“五月天山雪,无花只有寒”;有秋寒,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”。当然最多的还是冬寒,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”“可怜身上衣正单,心忧炭贱愿天寒”“岁暮阴阳催短景,天涯霜雪霏寒宵”“半卷红旗临易水,霜重鼓寒声不起”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……在严寒面前,是龟缩,还是挺拔,考验着每一个人,也折射着时代的精神。

大寒和立春前后,有一个中国人最大的节日,就是过年。过年也是成系统的一个节日。从腊八开始,经过小年、除夕、春节、人日(正月初七),到元宵结束,前后超过一个月。其中,除夕和春节,两个最重要的节点常常都在大寒和立春前后。中国的节日,有很多共同点。最常见的礼仪,是祭祖,慎终追远;最现实的要求,是尽量吃好,最节俭的家庭也需要在过年犒劳自己;最核心的要素,是家庭团圆,享受着人世间的天伦之乐。但与其他节日不同,过年更有时光转换的意味,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“共欢新故岁,迎送一宵中”“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”……辞旧迎新的况味是复杂的,沉重也罢,厚重也罢,时光就是如此滚滚向前,让我们放下过往,敞开心扉,拥抱一个新的时光轮回。

“谁持彩练当空舞·李磊艺术展”是宁波美术馆的跨年大展,展出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李磊的绘画作品140件,装置十几件,陶瓷30余件。

这是一个斑斓的世界,观众进入展厅犹如进入一个新天地,在绚烂色彩交织而成的梦幻空间里悠游穿行,一起放飞想象,跟随艺术家一起思考:宇宙的终极命运是什么,时间的尽头在哪里?艺术不是思想的简单图解,但它会指向一场探索之旅……

正如李磊所言,它既有对宇宙人生根本问题的追问,又有对于今天美好生活的真切体验和表达,这种表现出来的所思、所想、所感,如果能与观众产生共鸣,那是他心里最高兴的事情。

李磊被国际艺术界誉为“中国抽象艺术的杰出代表”。李磊把自己的抽象画表述为“意象性”,“与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理念完全不同,他们强调‘纯粹的形式’,要去掉文学、去掉情感。我正好相反。我强调绘画里的精神,综合哲学、文学、音乐、戏剧等因素,我创作的是‘有意味的形式’。我在绘画中尤其强调文学性和音乐性,其感觉接近于诗,所以也有评论认为我的抽象画是‘诗性的抽象’。”

正如展览主题“谁持彩练当空舞”,出自毛泽东1933年填的词《菩萨蛮·大柏地》,以豪迈的激情抒发出时代的强音,彰显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。

对宇宙和人生的终极追问,因为角度不同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。漫步在宁波美术馆展厅里,感受到的是波澜壮阔、激情澎湃,各种作品集合起来,又有不同的组合,观众每走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景,对不同的风景有不同的感受。

《谁持彩练当空舞》的意象是太空和豪情,是数不清的星斗,是三千大千世界,也是波澜壮阔的万千情怀。李磊在讲述展览的构思时说过,“《谁持彩练当空舞》画面中的星斗随着我的心绪而舞动,每一幅画面都是一个乐章,当18幅、

24幅,或者更多的画面组合在一起的时候,就是雄壮的交响乐。”

《昨夜又见天外天》表达的意象也是太空,与《谁持彩练当空舞》系列相比,多了一份理性。李磊一共画了120幅小画,每一幅画都是一个星群的切面,他将这些画面排排相连,构成了一个大大的宇宙。宇宙是在朗朗夜空中看到的银河,抑或哈勃望远镜发回的129亿光年外的图景?在李磊的猜想中,宇宙的本体是混沌的,而混沌包含着一切可能性。《昨夜又见天外天》是我想象中的无穷无尽的世界,其实它也只是混沌的一刹那的显现。”

不论是“千山同一月,万户尽皆春。千江有水千江月,万里无云万里天”,还是“山川异域,日月同天”,讲的都是世界与混沌的关系,也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。李磊深受影响,他在画《千江有水千江月》系列时,“有一种恍惚的气质,似随风之舟,若入梦之履。这里隐隐地也在讲世界与混沌的关系。”

《纸上水墨》都是人物市井,这是个大千世界,用黑白的方式加以表达,巨大的反差让人思考……

“充满艺术理想,拥有丰沛的文化情怀,深入的思考和丰富的阅历,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时代感受、现实体验都摆在作品中,他的个展是一个丰满的艺术世界。”范迪安认为,李磊近年来的探索形成了综合性的美感,在抽象艺术上做了深入研究,色彩非常热烈,挥洒非常自由,在艺术道路上的创新和探索充满了热情。

李磊相信,艺术作品是由艺术家和观众共同完成的,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,自身无疑也会成为作品的一部分。“大部分观众对抽象画是能欣赏的,但自己可能不知道,其实确认自己的感觉就对了。”

在艺术家心中,并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,因为艺术的趣味恰恰就在于模糊性。在李磊看来,艺术家为观众呈现的往往是一个区间,在这个区间里,观众如果能结合自己的经历体会到丰富的个人感受,那就是看懂了艺术。

蒜,这种百合科、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,既可算蔬菜也可当调料。它们有一大特点,能从地上(嫩苗)一路吃到地下(蒜头),这在食材中绝无仅有!

开春后,埋在土里的蒜瓣,受到暖风细雨的滋润,犹如刚出壳的小鸡般,探头探脑地冒出了嫩苗,茎洁白,叶碧绿,如一上好的和田玉,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。于日渐暖融的阳光下,幼苗长势喜人,眨眼间便已寸把长,大蒜可以派上用场了。

作为蒜一生中最为青嫩的时光,大蒜可搭荤,亦能配素,且不论搭档的食材个性如何强烈,大蒜都能以其芬芳气息成就他物的同时,也柔和了自己,令菜式的味道愈发和谐,由此将饭桌的气氛推向放纵恣肆的高潮。

且不说经典川菜“大蒜回锅肉”那个勾魂摄魄的香味;亦不论另一款“大蒜炒慈姑”,让作家车前子写得异常香艳:青蒜的浓香宽衣解带地进入慈姑半推半就的清苦生活之中,仿佛巫山云雨。何谓美食,食色一也。就说吾乡一道极普通的农家菜“大蒜炒肉丝”,但凡吃过之人,皆知其中之妙。而对于几时的我来说,早年每到这个季节,只要家里的烟囱袅袅飘出或灰青或灰白的炊烟,半熟的大蒜气味糅合了猪肉的鲜香于空中弥散之时,就知道有大蒜上锅了。

大蒜还可切成蒜花,用来替代葱花,于各色汤品中放上一些。顷刻间,便可让碗里“画龙点睛”般活色生香。尤其散发出的令人神清心明的芬芳,能使整道汤仿佛锣鼓声里有了笛音的清脆感,产生分明的层次感。

大蒜像韭菜一样,割了一茬又一茬。然就如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会转瞬即逝一样,待到油菜花开花时,天暖了,大蒜渐渐长高。忽地有那么一天,叶片中露出了个小尾巴,再几天连尾巴带秆都挺了起来。对这种蒜叶中抽出的花茎,吾乡谓之“蒜苗”,有些地方则称为“蒜薹”。

蒜苗,独具一种清浅的绿,加之之辛辣味并未过重,又兼有脆嫩多汁的口感与清芳的气味,既能单独成菜,清炒一大碗,一尝这特有的春天味道,又可与一切食料搭档登台,出演平凡家常的人生。

佛言,人有三生。蒜也是。在没有大蒜、蒜苗的季节,便可吃蒜头,也就是蒜长在地下部分。只是,或许是乡人嫌生蒜瓣辣味太冲,多将之腌成糖蒜食用,却鲜有像北方人吃饺子、面条时,豪气万丈地招呼一句“再来一瓣蒜”,随后将蒜瓣吃得“嘎嘣”响,直吃个酣畅淋漓的那般劲道。

而一旦将蒜头捣碎成泥,那感觉立马又不一样了。用之拌黄瓜、拌海带,微微的辛辣之后,缕缕蒜香气息于齿间悄然滋长,味道出奇地好!又或者炒茼蒿菜、丝瓜之类的蔬菜,配以些许蒜泥,口感立马就会跃升好几个档次。

更不用说江南名菜“响油鳝糊”,淋上滚油之前,绝少不了一把蒜泥。经热油一爆,那扑鼻的蒜香,用乡人的话说:三里外就能闻到了。而用于此菜的蒜泥,名字也诗意了不少,叫“蒜蓉”。



跳冬

吴翼民

从腊月到过年,是孩子们特别欢乐的日子,几乎是在蹦蹦跳跳中度过。

是时凛冬正式启幕。一天是一天冷似一天,老人们开始焐冬了,参差靠坐在墙角的藤椅上,踩着脚炉,袖手晒着太阳;孩子们则开始“跳冬”啦,一天到晚,奔啊跳啊,对抗着凛冽的寒冬。运动着就能生暖驱寒,就能把寒冬撵个大跟头。

一早,太阳光刚铺进街巷,我和小伙伴们就边奔跑边关注着谁家晒被窝,尤其关注着谁家晒的垫被和褥子画了“龙”——苏州人够诙谐的,把孩子尿床戏谑为“画龙”。经常听到巷子里有女人呵斥孩子:“哎呀呀,死小鬼昨夜又‘画龙’啦!”大冬天夜孩子尿床真是件窝囊事儿,褥子尚可洗刷,垫被呢?必得晒太阳。于是我们这拨孩子看到谁家晒褥子和垫被就断定是谁家的孩子“画龙”了。

几个大点的女孩正在阳光下跳橡皮筋,羊角辫一翘一翘的,脚甩得老高。女孩跳橡皮筋,男孩是不屑的,便作堆儿往墙

角挤,玩起“轧煞老娘换糖吃”,直挤得每人都汗津津的舒服。

玩得有点累了,正巧卖饴糖的担子敲着大锣停歇过来了。这是乡下巧手的生意,熬得了饴糖进城现做糖人赚个手工钱。那糖人担子立时把孩子们粘个正着,孩子们欢呼雀跃着前往,团团围着看热闹。但见这担子的柴帚上早已插满了糖人,有宝塔房舍的,有公鸡黄牛的,有小老鼠偷油的,有孙悟空猪八戒的……价格只几分钱或一角钱一个,卖糖佬现做现卖,瞬间就把老鼠偷油惟妙惟肖吹塑了出来。但孩子们犹嫌忒贵,宁肯花两分钱买一坨纯粹的饴糖,白色,再着点红色,三根竹签绕啊绕的,可以玩一个上昼,不仅自个儿玩,还跟太阳的祖父母或外公婆一起玩,直玩到日上三竿,方始把糖吃了,粘得手上嘴上都是——好一幅“含饴弄孙”的画面啊。

冬是越来越深了,渐抵年关,天呢,也越来越冷,每家每户忙起了过年诸事。要过年了,再不济

我在五年前突发脑梗,手脚一时严重瘫痪,住进医院时,心态出现了很大问题。但经过自我调整,以及在家人的帮助下注重饮食和锻炼,我已经慢慢康复,现在已能像正常人一样行动自如。有一些心得,想和大家分享。

首先,遇事心平气和不可怕。当时一开始我很沮丧,觉得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。但仔细想想,自己年纪还不算大,好日子刚开始,何必要走绝路呢?做好心理建设后,

也不随便吃,仅选择了产自“灵芝之乡”旌德县的灵芝孢子粉,因为我较信任正规种植和生产

的原生态保健品。

锻炼方面,女儿为我买了一台专门锻炼腿脚的固定单车,每天早中晚我锻炼三次。慢慢有了脚劲后,我不怕摔跤,也不惧邻居异样的目光,拖着一拐一拐的病腿,来到楼下场地上自由走动。慢慢地,我走路姿势和正常人无异了。当17号地铁开

通后,我竟然能够一个人坐地铁参加一些活动,会见“远方”的朋友,让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。

原本脑梗后,思维能力有所下降,写东西出手慢了很多。而如今,我写文章的思路不但没闭塞,而且出手更快。去年,还在电视台朋友的支持下,创作了两部反映家乡的青浦的微电影剧本。研讨会上,大家得知这两部剧本是一位曾经患过脑梗、手脚行动十分不便的长者写出来的,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通后,我竟然能够一个人坐地铁参加一些活动,会见“远方”的朋友,让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。

原本脑梗后,思维能力有所下降,写东西出手慢了很多。而如今,我写文章的思路不但没闭塞,而且出手更快。去年,还在电视台朋友的支持下,创作了两部反映家乡的青浦的微电影剧本。研讨会上,大家得知这两部剧本是一位曾经患过脑梗、手脚行动十分不便的长者写出来的,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的人家也会杀个鸡宰只鸭什么的。

公鸡被称作“元宝鸡”,祭祖必用。这时孩子们就物色起了好的鸡毛,准备做“绢踢”——毽子。其实大伙对左邻右舍饲养的公鸡早就打起了主意,谁家的公鸡是金黄色的鸡毛、谁家的公鸡是芦花色鸡毛、谁家的公鸡是乌金色鸡毛……都心中有数,暗暗买通了专门杀鸡的阿大。阿大是鳏夫,不忌杀生,左邻右舍的鸡统统由他包杀,报酬只需鸡血、鸡头和鸡屁股。孩子们盯住阿大的动向,他去哪家杀鸡,便尾随而去。阿大一刀将鸡毙命,鸡尚在牵命,得赶紧把它的好毛给拔了,据说鸡死透,鸡毛就一无弹性,做出的“绢踢”亦没有活力,所以得及时拔取鸡毛。经常是一只美丽的公鸡倒地牵命,便有几个孩子围着拔鸡毛,因心急力大,把鸡的皮肉一道拔出,惹得这家的女主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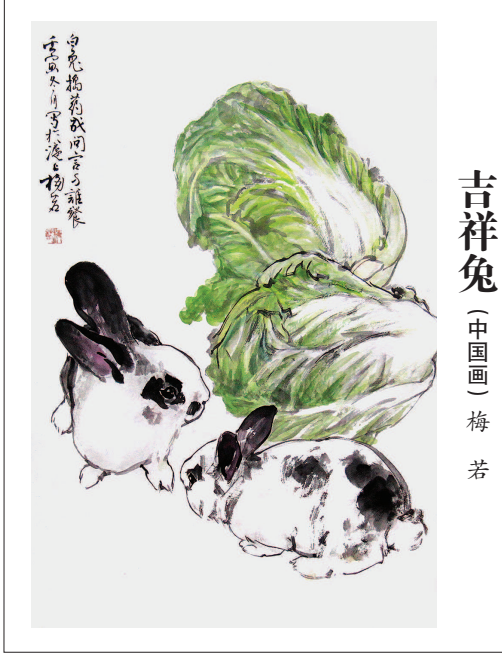
尖起嗓门骂骂咧咧:“哎呀,你们这些小鬼头罪过啊,这鸡还能供祖宗吗?”于是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“绢踢”纷纷亮相啦,孩子们都穿的蚌壳棉鞋,把“绢踢”踢得“咚咚”作响,还跳着“背飞”。五彩鸡毛在空中上下飞舞,这个冬天真是色彩缤纷啊!

尖起嗓门骂骂咧咧:“哎呀,你们这些小鬼头罪过啊,这鸡还能供祖宗吗?”于是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“绢踢”纷纷亮相啦,孩子们都穿的蚌壳棉鞋,把“绢踢”踢得“咚咚”作响,还跳着“背飞”。五彩鸡毛在空中上下飞舞,这个冬天真是色彩缤纷啊!

尖起嗓门骂骂咧咧:“哎呀,你们这些小鬼头罪过啊,这鸡还能供祖宗吗?”于是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

吉祥兔 (中国画) 梅若

尖起嗓门骂骂咧咧:“哎呀,你们这些小鬼头罪过啊,这鸡还能供祖宗吗?”于是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尖起嗓门骂骂咧咧:“哎呀,你们这些小鬼头罪过啊,这鸡还能供祖宗吗?”于是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尖起嗓门骂骂咧咧:“哎呀,你们这些小鬼头罪过啊,这鸡还能供祖宗吗?”于是孩子们一哄而散。

七夕会